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月亮下去了

(美) 斯坦贝克 著

赵家璧 译



中国
国际
出版
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月亮下去了

(美) 斯坦贝克 著
赵家璧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下去了 / (美) 斯坦贝克著; 赵家璧译.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36-6

I. ①月… II. ①斯… ②赵… III. ①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22号

月亮下去了

著 者	[美] 斯坦贝克
译 者	赵家璧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78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36-6/I·410
定 价	36.00元

CI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译者的话

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是帕索斯 John Dos Passos 海敏威 E. Hemingway 和福尔格奈 W. Faulkner 以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中后起的伟人，他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和爱好还是近年来的事。

他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沙利那地方，曾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没有毕业。以后他到纽约当过新闻记者，化学师和搬运砖头的小工。他的第一部小说 Cup of Gold 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时续出 Pasture of Heaven 和 To A God Unknown，可惜读者对这三本书的反响都很冷淡，一直到 Totilla Flat 出版，斯坦贝克的名字，才逐渐被人所注意。一九三六年，又出版 In Dubious Battle。跟着他的成名之作 Of Mice And Man 问世，顷刻被列入了美国现代一流作家之林。一九三九年 The Grape of Wrath 出版，更惊动了世界文坛，被译成十数种外国文字，中文本也由胡仲持先生翻译出版。上述的许多作品，大都

以美国下层社会的生活作题材，这本 *The Moon Is Down* 却是例外。

本书完成于一九四二年，离北欧被希特勒所侵占已近一年余，写挪威某小城被轴心军“和平”占领的故事。作者曾在北欧旅居过一个时期，所以写那些崇尚自由和平的小国人民的心理，分外的亲切。在那里，“战争的经验既缺乏，失败的经验更没有，”当一队轴心军把这座只有十二个卫兵的小城市用突袭，阴谋的方法占领以后，所有的人民都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所措。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不糊涂，他们懂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们“眼睛中的惊愕之光变成了愤怒和仇恨，”这本小说就是写这批善良人民怎样用“迟缓，沉默，等待的复仇方法”去反抗敌人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整个沦陷后，我因无法再在上海住下去，便经过汉口长沙而到桂林，在桂林的英国新闻处看到这本原书，便借来在旅馆中尽十天时间译成中文，随后就在桂林出版。到要重印再版时，湘桂战事爆发，一切的计划都被打破了。今天在上海印行，一则为了斯坦贝克的这部著作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失掉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二则也算是我在桂林一年的一点纪念品而已。

至于书中的许多特长，好像人物刻画的细致，对话的简洁，写景的美丽，故事的电影化，读者自能体会，

无庸译者多言。但是奥顿市长的话是值得我們沉思的：

“人民不愿被人征服，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被人所征服。自由的人民是不会挑起战争的，但是一次开始了，他们在失败中还会战斗。下流的群众，或是一个领袖的盲从者就不会这样做，所以下流的群众可以常常打胜仗，自由的人民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你将来会明白的。”

书中最后一段奥顿市长临刑前所说的话，是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临死前的遗言。这笔债到了胜利的今天，我们自问已否还清了呢？

译者

一九四七，四，二十。



到十点四十五分钟时，一切事情都过去了。这城市已被占领，防军已被击退，战事也告结束了。侵略者对于这一次战役也和对较大规模的战役同样经过精密准备的。就在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邮差和警察都坐了当地闻名的商人考莱尔先生的小艇出外去垂钓。这天他把那华贵的帆船借了给他们。当邮差和警察看见那艘灰黑的小型运输舰，载满了兵士，静静地经过他们时，他们已远在好几里外的海里了。他们既然是这城中的公务员，这当然是他们的职务。于是两个人便驾驶了小艇回来，可是当他们到达港口时，这城市早被军队所占领。这位邮差和警察还无法跨进在市政厅中的办公室去。当他们依据职权坚持入内时，就被当做战时俘虏拘禁起来，关在市立的牢狱里面。

本城的军队一共只有十二名，也在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出去了，因为商人考莱尔先生捐赠了饭食，靶子，

弹药和奖品，在山背后六里路地方他那片可爱的草地上举行打靶比赛。本城的军队，都是些长个子的青年，他们听到飞机，在远处看到降落伞时，他们就用跑步回到城里来。他们到达时，侵略者已在路旁架上了机关枪。这些长个子的兵士，对于战争经验是很缺乏的，失败的经验更没有，于是他们用来福枪来开火。机关枪响了一回儿，六个兵士便变成洞穿的衣包死了，三个给打得半死，其他的三个兵士带了枪逃入山中。

十点半时，侵略者的军乐队在市立广场上奏着悦耳而感伤的音乐。市民们微张了嘴，眼睛受惊着，站在四周侧耳静听，呆呆的望着那些戴着灰色钢盔，在肩上擎着手提机关枪的人。

十点三十五分，那六个洞穿的兵士下葬了，降落伞折叠了。军队已驻扎在码头附近考莱尔先生的货栈中，在那里的架子上早已为军队准备好了绒毡和吊床。

十点四十五分，那位年老的市长奥顿接到侵略者蓝塞上校要求谒见他的正式请求。这谒见礼已排定了准十一点钟在市长的五间官舍中举行。

这官舍中的客厅是华丽而舒适的。漆了金的椅子上面罩着坐旧了的织锦缎，僵硬的陈列着，好像一群无事可做的仆人。一个半圆形的大理石壁炉燃着一盆无焰的红火，一只手绘的煤斗放在炉边。壁炉架上，两旁是大花瓶，中间是一架大磁钟，挂着会转动的小天使。屋中

所用的糊壁纸是深红而带些金色的图案，木器都是白色的，既美观又清洁。壁上挂的图画大半都在表现拯救遇险小孩的巨犬的英勇事迹，只要有了犬，水火地震都不会伤害小孩。

火炉边坐着老年的温特医生，留着胡须，淳朴而慈祥，是本城的历史家而兼医生。他呆呆地望着，他的两只拇指在膝盖上上下的转动着。温特医生的为人是那样的淳朴，只有一个深刻的人才能知道他的深刻处。他仰起头来望着市长的侍役约瑟夫，看约瑟夫有没有注意到他那玩弄拇指的本领。

“十一点钟了吧？”温特医生问。

约瑟夫很茫然的回答：“是的，先生。字条上说是十一点。”

“你看到那字条吗？”

“不，先生，是市长念给我听的。”

约瑟夫就来往的试着每一把漆了金的椅子，看从他上次安放以后有没有被移动过。约瑟夫习惯地不高兴这些家具，因为它们是不懂礼貌，喜欢恶作剧并且多灰尘的。在奥顿市长是人民领袖的世界里，约瑟夫便是家具，银器和杯碟的领袖。约瑟夫是年长，瘦弱而严肃的，他的一生是那样的错综复杂，只有一个深刻的人才懂得他的单纯处。他在温特医生的玩弄拇指的动作上并没有看出什么惊人之举，事实上，倒令他觉得讨厌。约瑟夫看

到城里来了许多外国兵，本城的兵死的死了，拘禁的拘禁了，他就疑惑一定会有重要变故将发生。迟早间，约瑟夫对于这些事情会产生一种意见的。他不喜欢轻薄，不赞成玩弄拇指，也不愿意这些家具发生麻烦。温特医生把他的椅子从原来的地位移动了几寸，约瑟夫就不耐烦的等候着机会要把它放回原处。

温特医生重复着说：“十一点钟，那么，他们就要到这里来了。他们是一种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啊，约瑟夫。”

约瑟夫没有听到他，就在说：“是的，先生。”

“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啊，”医生又说了一遍。

“是的，先生，”约瑟夫说。

“时间与机械。”

“是的，先生。”

“他们奔向他们的命运像不能等待似的，他们用他们的肩胛推着这滚动着的地球。”

约瑟夫说，“很对的，先生。”这完全因为他懒得再说，“是的，先生”了。

约瑟夫对于这种谈话并不赞成，因为这并不能帮助他对于任何事情产生什么意见。假如约瑟夫在事后对厨娘说，“安妮，一种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呢！”那就不会发生什么意义。因为安妮先要问：“是谁啊？”又要问：“为什么呢？”最后还要说：“约瑟夫，这是毫无意义

的。”约瑟夫从前也曾几次把温特医生说的话传到楼下去，结果常常是这样：安妮常常发觉这些话都是毫无意义的。

温特医生的目光离开了他的拇指看着约瑟夫在调整那些椅子。“市长在做些什么呢？”

“他在换衣服准备接见上校，先生。”

“那么你怎么不去帮他呢？他自己穿衣裳会穿不整齐的。”

“有夫人在帮他啊。夫人要他装扮得最整齐，她”——约瑟夫说到这里有些脸红——“夫人正在拔去他的耳毛，这里有些肉痒的。他就不让我去替他做这些事。”

“当然要肉痒的。”温特医生说。

“但是夫人一定要替他拔，”约瑟夫说。

温特医生忽然笑了。他站起来把手伸在火炉上烤着。约瑟夫很聪明的在他背后跳出来，把那张椅子又安放在它应有的地位上。

“我们这批人真是不可思议的，”医生说。“我们的国家已在灭亡中，我们的城市已被征服，我们的市长却在准备去接见征服者；而夫人呢，正揪住了在挣扎中的市长的头颈，替他拔去耳毛。”

“最近他的毛发正在慢慢地增多，”约瑟夫说。“他的眉毛也是如此。市长对于拔掉他的眉毛比他的耳毛更

为恼怒。他说这使他感到痛苦。我怕连他的夫人都不会做这件工作呢。”

“她要试一下的，”温特医生说。

“因为她要把他装扮得最整齐啊，先生。”

从那扇门口的玻璃窗里，一个戴钢盔的脸向内张望着，门上有了敲门声。屋子里有种温暖的火光好像熄灭了，替代的是一层淡淡的灰色。

温特医生仰起头来看看那座钟，他说：“他们来早了，就让他们进来吧，约瑟夫。”

约瑟夫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个兵士跨了进来，穿的是长外套。他戴着钢盔，肩上抗着一支手提机关枪。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后站在一旁。在他的背后，一个军官已立在门口。这位军官的制服很平常，只有在肩上带着肩章。

这军官跨了进来，望着温特医生。他很像是一位在图画中被夸张着的英国绅士。他带着一顶垂边帽，脸是红的，鼻子长而可爱，他穿了制服正像许多英国军官一样的觉得不自然。他站在门口，呆望着温特医生，他说：“先生，你是奥顿市长吗？”

温特医生微笑着：“不，不，我不是。”

“那么，你是一位官员吗？”

“不，我是城里的医生，我是市长的朋友。”

那军官说：“奥顿市长在那里呢？”

“他在换衣服，准备接见你，你是上校吗？”

“不，我不是，我是彭蒂克上尉。”他鞠了躬，温特医生也轻轻地还鞠了一下。彭蒂克上尉继续说，对于他要说的话似乎觉得有些为难，“按照我们军队的规则，先生，当我们的司令长官到一间屋子去以前，我们先要检查屋内有无武器。我们倒并无不敬的意思，先生。”他回头叫着：“伍长！”

伍长很快的走到约瑟夫面前，在他的衣袋外面摸了一下，便说：“没有，长官。”

彭蒂克上尉就对温特医生说：“请你原谅我们。”于是伍长就走向温特医生面前，拍拍他的衣袋。他的手在他外套里面的衣袋上停住了。他立即摸了进去，拿出一只胖胖的小黑皮夹，他把它送给了彭蒂克上尉。彭蒂克打开了那皮夹，发现里边有几件简单的外科用具——两把解剖用的小刀，几支外科用的针头，几支血管夹，一支皮下注射的针头。他关上了皮包把它还给温特医生。

温特医生说：“你看，我是一个乡下医生。有一次我不得不用一把厨房用的刀去割除盲肠。从那次以后，我常常把这些东西带在身边了。”

彭蒂克上尉说：“我相信这屋子里还藏着军器呢！”他打开一本他带在衣袋里的小册子。

温特医生说，“你知道得那样清楚啊。”

“是的，我们派在这里的人已经工作得很久了。”

温特医生说：“我想你不肯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来吧？”

彭蒂克说：“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完了。我想说出来也并无妨碍。他的名字就是考莱尔。”

温特医生很惊奇的说：“是乔治·考莱尔吗？那里的话，这简直是不可能。他对于这个城市贡献很多。他今天还为了在山上举行的打靶比赛捐赠许多奖品呢。”他一面说着，一面开始懂得一切事情的真相而把嘴唇慢慢的闭紧了。他说：“我懂了，所以他要举行打靶比赛。是的，我懂得了。但是乔治·考莱尔——听来好像是绝不可能的。”

左面的门开了，市长奥顿走了进来；他正在用他的小手指挖着他的右耳朵。他穿着晨礼服，他的官职链挂在颈间。他有一撮大而成丛的白胡须；还有两撮分列在每只眼睛的上面。他的白头发才梳光不久，现在它们又在挣扎着竖起来了。他做了那么久的市长，他已成为这座城市的理想市长。纵使是年长的人们，当他们一看见写着或是印着的“市长”两个字，就像在心中见到了奥顿市长一般。他和他的职位已合为一体。职位给了他尊严，他给了职位的是一种温情。

在他的背后，走出了他的夫人，姣小，绉皮而凶悍的。她以为这个人是她一手从衣服里创造出来的，是她计划的了；假如她有机会把他再装扮一次，她一定会把他装扮得更好看。她一生中只有一两次才算整个的认识